



Mr Nobody's Eyes 和导盲猩猩一起历险

[英] 麦克·莫波格 Michael Morpurgo 著 / 黄静雅 译



莫波格经典成长小说系列·7

中国城市出版社
CHINA CITY PRESS

和导盲猩猩一起历险

Mr Nobody's Eyes

[英] 麦克·莫波格 著

Michael Morpurgo

黄静雅 译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01-2012-845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导盲猩猩一起历险 / (英) 莫波格著 ; 黄静雅译

. —北京 : 中国城市出版社, 2013.6

书名原文: Mr nobody's eyes

ISBN 978-7-5074-2834-6

I. ①和… II. ①莫…②黄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0192号

MR NOBODY'S EYES by Michael Morpurgo

Copyright © 1989 by Michael Morpurg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China C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策 划	双螺旋童书馆
责 任 编 辑	唐 浒
特 约 编 辑	卢 丹
封 面 设 计	芒 果
插 画 设 计	艺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责任技术编辑	张建军 张雅琴 张美欣 杨 骏
出 版 发 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30号 (邮编100053)
网 址	www.citypress.cn
电 话	(010)63275378 (营销策划中心)
传 真	(010)63489791 (营销策划中心)
总 编 室 信 箱	citypress@sina.com 电话: (010) 68171928
投 稿 信 箱	world66@263.net (营销策划中心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字 数	100千字 印张 6
开 本	880×1230 (毫米) 1/32
版 次	2014年2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0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10)68171928



献给安东尼、苏、亚历山大、克里斯托弗和尼古拉斯。

致谢

感谢来自阿姆斯特丹普洛格斯玛的南希和保尔·布
莱克曼，以及乌德勒支大学的雷内·德伯克霍斯特。感
谢他们为本书研究工作提供的热忱帮助和慷慨的招待。

同样感谢道纳尔·麦金泰尔和塞巴斯蒂安·莫伯格。





让我们再飞一次

这里不只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小男孩，更是一个走出阴影、开始明白爱与被爱的男孩，一个逐渐懂事、开始积极生活的男孩。这是一次躲避孤独的逃跑，更是一次寻找爱的回归。

你也许撒过小谎，犯过小错，也在心里慢慢累积着一些小小的罪恶。你讨厌老师总是有没完没了的作业，讨厌永远也上不完的补习班，讨厌爸爸妈妈总也没空陪你。每一个走过童年或者正在童年奔跑的孩子，心中一定都曾住着一个会飞的自己。白天可以飞出教室的玻璃窗，飞出学校的四角天空；晚上可以飞向眨着眼睛的星星，飞向那些抖着翅膀的萤火虫。你想自己要是会一点小魔法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

哈利的心中住着一个会飞的孩子，他也渴望拥有一点小魔法。有一天，他的魔法显灵了。让我们和他一起再飞一次，为了爱和勇气！



目录

第一章 伯恩茅斯的回忆/1

第二章 马戏团的精彩表演/19

第三章 伯龙蒂尼先生的忠告/37

第四章 猫头鹰的叫声/54

第五章 小窝里的狂欢节/63

第六章 秘密暴露了/76

第七章 冒险旅程开始/99

第八章 淳朴的吉卜赛人/115

第九章 去找艾微婶婶/138

第十章 无名先生的眼睛/157



1 伯恩茅斯的回忆

哈利独自一人陷入沉思。他正待在操场上，周围有两百多名孩子，可他还是觉得孤独。今天他也许将一直这样，明天也是如此——当然了，除非什么地方出了岔子，而出岔子的几率也是存在的。哈利知道，光动动这个念头也是一种邪恶，更不要说心存希望了。可他情不自禁，他热切地期盼自己愿望成真。

“我们需要一个守门员！”皮特·巴克站在操场对面，冲哈利大喊道。哈利转过身去。在圣库思伯特教堂的唱诗班



上，皮特·巴克紧挨着哈利站，还和他交换过特夫牌香烟卡（上面印着足球运动员的大头照）。

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早晨，墨菲神父的布道时间稍长了点，孩子们便偷偷摸摸地做起了交易，一张汤姆·芬尼卡换一张比利·莱特。他们还穿着白色法衣，这给他们的行为更添加了一层罪恶的色彩。

“快来啊，哈利。”皮特在向他挥手。“我们找不到人啦。”现在大伙儿都在齐声喊他，哈利也没得选了。

他要守的球门宽度是正常球门的两倍。所谓球门，也不过是两根支柱，中间是锈迹斑斑的链状栅栏，栅栏后面是一片被炸弹炸得满目疮痍的废墟，哈利就站在柱子中间。不过另一端球门的宽度和这个差不多，由厕所砖墙上的两根排水管构成，所以这场游戏还算公正。哈利不怎么擅长运动，孩子们也就常选他做守门员。哈利知道，他也没什么要做的，就干脆倚靠在栅栏上，再次陷入沉思。

“一个邪恶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罪行，哈利。”这话是墨菲神父在哈利做告解时跟他说的，哈利也基本相信神父对他说的所有话。于是，很快哈利的罪行都快堆成小山了。他绝对不能让自己再想东想西了，他要多想想伯恩茅斯，只要他一想象自己回到了伯恩茅斯，他的痛苦就减轻了。自打比尔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后，这两年来，他都是这么做的。





在伯恩茅斯的那段日子，是哈利度过的最后的快乐时光。

在那里的每个小时、每一分钟都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里。妈妈早就许诺，战争一结束，他们就尽快去伯恩茅斯。他们立马就动身了，乘坐火车离开伦敦，去伯恩茅斯，在海边过上整整一周。哈利总是看着火车冒着蒸汽，从教堂旁经过，再穿过大桥，他很想看看土地那边还有什么。而现在，他正坐在火车里，出神地看向窗户外头。

教堂的尖顶和墓地从他眼前奔驰而过，接着，火车又轰隆隆地从桥下钻过，向远方跑去。妈妈正穿着她最好的棕色外套，坐在他身边。火车持续发出噪音，车厢里飘着黑烟，周围坐着不少士兵，他们穿着崭新的靴子，上面还带着绑腿，一路笑闹着，准备回家。战争真的结束了。车厢里一片喧哗，妈妈就安静地坐着。

“你的丈夫是名空军，没错吧？”一名士兵问道。他注意到了哈利妈妈别在棕色外套上的那枚带翼胸针，妈妈到哪儿都佩戴着它。

“以前是。”妈妈说。她也不多解释，就让这答案悬在车厢里。士兵们都沉默了，看着彼此，尴尬的气氛让他们不敢搭话。哈利内心又涌起一股骄傲，每回有人提到他爸爸时，他总会产生这样的情感。他看着妈妈微笑起来，妈妈握住他的



手，用力捏了捏。他们已经没什么悲伤了，毕竟已经过去了四年，现在两人之间只剩下一种失落感。除了放在客厅壁炉台上的那张照片，和躺在旁边的勋章，哈利对爸爸也没什么印象。

“你的儿子很棒。”士兵边说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条巧克力。

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”哈利的妈妈笑着说。

“你喜欢吃巧克力吗，孩子？”

“多愚蠢的问题啊！”妈妈说。车厢里爆发出一阵笑声，大家都吃起了巧克力。火车充满节奏地摇晃着，把他们一路送到了伯恩茅斯。

孩子们欢呼雀跃，哈利所在的队伍一球攻进厕所墙，领先一分。但紧接着双方争吵起来，对方守门员声称，球击中了他头顶的排水槽，不能算入网。他还高举着一块材料碎片，当作证据。孩子们激烈争吵了很久，最后决定这个进球有效。

哈利笑了，他想到了伯恩茅斯，想到了二十二号海景平台，想到了科尔曼夫人——他们的房东。“叫我艾薇婶婶。”她是这么说的。哈利还想到了他和妈妈共享的那间小屋。妈妈躺在床上，给他念故事，妈妈说过的每一个故事他都清晰地记着。同样印刻在记忆里的，还有干净床单散发出的气息，和窗外总是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的小麻雀。

他们经常会去海边。一天，他们一起用沙子建了一座城堡，城堡周围有防御土墙，城堡上有好几座塔楼，城墙是用他



们搜集的几百块墨鱼壳做成的，这样这座城堡就永远不会被大海攻破了。想到这儿，哈利眼前浮现出了他和妈妈一起设计的壕沟，里面还放着一块浮木，当做吊桥。他站在吊桥上，看着海水冲向海岸，冲进他脚下的壕沟，但城堡被墨鱼壳保护着，海水也只能到此为止。暮色降临，雨燕在海滩上低低地飞着，尖叫个不停。他们在城堡的塔楼上插了一面旗帜，身后就是海滩，他们的沙石城堡就是一座岛屿，到现在依旧岿然不倒。接着两条黑狗跑了过来，它们的尾巴缩成一团，在浅滩上跳来蹦去。它们跑到城堡旁，仔细打量着，最后打定主意，认为这儿是个挖掘的好地方。看来这是它们能找到的惟一一片沙石柔软的地方。不管我们怎么大喊大叫，都没法阻止它们，它们带着一股疯狂的劲儿，狠命挖着。几秒钟后，城堡轰然倒塌，成了一堆没有形状的沙子。

“它们也许是在追海兔。”妈妈说道。他们就这么边走边笑，开心地回了家。

所谓的家，就是艾薇婶婶的别墅，墙面全都漆成了白色，屋体设计了不少阳台，全都漆成了绿色。这里有充足的食物，满得快要从盘子边上溢出来，而且吃完了还会有。“你没听说过限量供应这回事吗？”哈利妈妈这样问艾薇婶婶。

“亲爱的，限量供应？我可从没听过。”艾薇婶婶大笑，她还像搞什么阴谋似的弹弹自己的鼻子。“我们一向我行我素，”她说，“这就是我要说的。”

每天，哈利和妈妈都会去海滩走走，再爬到悬崖上。艾





薇婶婶负责给他们准备丰盛的野餐篮。哈利妈妈吃中饭时喜欢远离充斥着沙子的海滩，所以每到这时，他们都爬到悬崖上，找个合适的地点，再铺上一张印着红色方格的大餐布，接着大吃香肠卷和消化饼干，边吃边看着下方乘风起飞的海鸥和暴风鹭。

一天傍晚，他们正准备从海边走回去，妈妈突然停下脚步，眺望着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海平面下。“那儿就是你爸爸的飞机坠落的地方，哈利，”她说，“他就在那儿，不知道藏在哪儿呢。不过平常人的坟墓和他比，怎么也比不过他，不是吗？”妈妈伸手搂住哈利，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。“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，哈利。”

“哈利！”大家整齐地大叫起来，那喊声里充满了惊讶和愤怒。哈利连球都没看清，就听到球撞在他头顶上方的金属网上的声音，接着一阵铁屑飘落下来，钻进他脖子里，他赶忙躲开。队友的指责很尖锐，但幸好时间不长——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离游戏结束剩不了几分钟了。哈利再次召唤出伯恩茅斯，他其实并不想这么做，现在一点都不想。可这就像个再三发生的噩梦，尽管你知道结局很遭，还是得硬着头皮把梦做完。

去码头的那天是让哈利的生活陷入阴霾的一天。猛烈的风鞭打着海滩，就连沙子都在凄厉地求饶。那天上午，人在海滩上根本就站不住脚。悬崖上也是阴云密布，于是他们的野餐地点被迫改到了公交汽车亭。吃完后，他们将餐布塞进篮



子，向码头进发。

哈利说，他想一口气走到尽头，于是妈妈便和他一起走了起来。他们紧紧抓着围栏，互相扶持着，以免被风吹到码头另一面去。他们迎着风，哈哈大笑，看海浪拍打下方的岩石，狠狠冲刷着码头，一时间浪花飞溅。他们走到了路的尽头，体力消耗过大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就在那时，塞在野餐篮里的格子布被疾风吹起，飘到了栏杆上，还在铁栏上绕了几圈，离他们大概有五十米远。哈利连忙跑了过去，一个人却赶在他前面站在了那里。他身材高大，戴着一副眼镜。餐布被他握在手里。

“这种天气，你一个人出来可不太好啊！”他说着，哈利从他手里接过布。妈妈也赶了过来。

“他可不是一个人出来的，”哈利妈妈说，“他是和我一起来的。”

“就算这样，我也觉得你们这行为很冒险，不是吗？来，我来帮你们。”他接过妈妈手里的篮子。“过来，一人抓我一边胳膊，搂紧了。”

哈利知道，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人的帮助。更糟糕的是，哈利知道妈妈其实也明白这点，可她还是挽住了那人的胳膊。哈利别无选择，只好学着妈妈的样儿，依附着这人的胳膊，沿原路走了回去。海浪拍打着码头，他们脚下的木板抖个不停。飞溅起的海水浇在他们身上，那股冰凉冻得他们无法正常呼吸。



他们来到一间茶室，那人摘下眼镜，拍了拍外套，向他们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比尔·威斯利。”他向哈利妈妈伸出一只手，妈妈和他握了握手，脸上满是笑意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哈利都没怎么见到妈妈。和他一起建沙石城堡的人一下子变成了艾薇婶婶，他在前院荡秋千时，推他的人也只有艾薇婶婶。

“要是我有个儿子，我希望他就是你这样，孩子。”艾薇婶婶说，“可是科尔曼先生和我……我们运气不好。”哈利没明白她这话的意思。不过现在，每晚睡前给他读故事的人也变成了艾薇婶婶。念完后，她都会亲他一下，以示吻别，再给他塞好被角。最后出去时，她都把门开着，让外面的光透进来。

一天早上，哈利听见她在对妈妈说：“我会帮你照顾好他的，这对我来说是个恩赐。你也知道，我一直都想要个自己的孩子。你去吧，和你的年轻人一起，好好享受人生。毕竟人一生也只会年轻一次。”之后，每天早餐时间过后，比尔·威斯利都会过来，妈妈就会对哈利说：“你不介意吧，亲爱的，是吗？艾薇婶婶会好好照顾你的，睡觉前我一定会回来。”可这诺言她从来都没兑现过。

待在伯恩茅斯的最后一天很快就到了，妈妈吃早饭时说，比尔——现在她直接叫他“比尔”了——想带他们俩一起去游船。

“他想进一步了解你。”妈妈说。



哈利告诉妈妈他身体不舒服——他确定，只要他告诉妈妈自己身体不舒服，妈妈一定不会丢下他一个人去玩。谁知哈利的谎言却一不小心成了现实。艾薇婶婶把她那只温热的手搁在哈利的前额上，说她觉得这孩子很快就要发高烧了，真的不能出门，而她也乐意照顾他。于是妈妈便和比尔·威克利乘船出去玩了，把哈利一人丢在屋里。

哈利透过艾薇婶婶的望远镜，坐在床上远远看着妈妈和比尔。他看着他们在那晃个不停的船上玩乐，一直看到心中满是怒火，看到泪水流了下来。艾薇婶婶说，她能明白哈利的心情。

她抱着哈利，亲了他一下。“没事的，孩子，我会照顾你。要是你需要一个朋友，你的艾薇婶婶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。好了，快振作起来。你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她找个伴儿也是迟早的事，这再自然不过了。他也是个不错的年轻小伙子，他在银行工作。这是他告诉我的。女人不会想一辈子都做个寡妇，相信我，孩子。她一定会再婚的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没过几个月，在圣库思伯特的教堂里，艾薇婶婶的话就化为了现实。婚礼后，他们在教堂大厅里举办了接待会。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太多，哈利混乱极了。“你为我感到高兴吗，哈利？”妈妈问他。她依旧穿着那身棕色的衣服，但那枚带翼胸针已经不见了。哈利机械地点点头。

“可在我看来，你这可不是高兴的样子啊。”他弯下

